

獄心



劇幕三于
伶著

④ 瑞代劇叢書
社林出版

現代劇叢書

1	戲劇春秋	夏衍等著	六五元
2	草木皆兵	宋之的等著	三五元
3	夜奔	吳祖光著	六〇元
4	心獄	于伶著	六〇元
5	春寒	宋之的著	印刷中

現代劇叢書

心 犯

于 倍 著

實 價 六 十 元

出版者 未林出版社
總經售 亞美圖書社

重慶中興路五八號

印刷者 未林出版社

必翻
究印

版權
所有

版一月十一年三十三國民

本劇作者保留演出，改編，廣播，攝製電影及其他一切著作權益。不論職業個人或團體，如欲取得上列任何權益者，須事先徵得作者或其代理人之同意。否則華民國著作權第二十三條辦理。

其演出權益，按照劇作者聯誼會所訂劇作上演稅暫行辦法辦理之。

本劇作者及各地代理人通訊處如下：

重慶：新生路八十七號附五號中國藝術劇社

成都：五世同堂衛華西晚報社內中華劇藝社陳白塵先生

貴陽：中華路三八一號正風書店陳欽先生

昆明：第十四號信箱孟浪先生

人 物

朱永明

秦其年

尤菊芬

許 良

何象謙

呂 琴

施子久

張 升及
及 其他

時 間

現 代

地 點

幕：

許良比一聲「我請客。」

何象謙和許良進來。
象謙是老實透了的中年人，謙虛而不世故，貧困而不寒酸，消極而不悲觀，感嘆而不牢騷，坎坷而不怨天尤人，有相當修養的知識份子，奉公守法安份盡職的公務員。是大時代中的小人物，也是非常人所可及的偉人與達者。

許良比何象謙年輕幾歲。某政工隊工作人員。

何 請坐，請坐。

許 啊，啊。

何 坐坐，我們談談。呢，巧遇，今天真是巧極了！老朋友，所謂「他鄉遇故知，人生一樂也！」

（坐着這裏的，真沒想到我們今天會在這地方遇見。

何 （也坐下）是呀！小許，我們是抗戰前一年就分開的。唔，幾年了？（回想）

許 象謙你還是這樣子，沒有多大改變。

何 不行了，武漢退出來的路上，翻過一次車。前年去年，一到冬天，早晚就咳嗽。陰天落雨，就腰酸背頭痛。呢，未老先衰，像是背着壓本過日子的人了！唔，這幾年來……小許，你倒好像越過越年輕了，精神好得很！

許

「何太太呂翠掀帳出來。」

卷之三

何（突然立起）呵，介紹，介紹。（走近呂琴）琴，還記得嗎？這位老朋友上

呂何呂許

（立起）何太太，還認識我麼？（何太太：阿媽，大爺年邁，不能見面；是三弟離家出走，一去不回。）

（辨認，好像一時記憶不起）

（指着太太）太太，你記性倒底沒有我好！抗戰之前的同事，許良，小許先生呀！

（對了，小許先生。請坐。幾時到的？）

何

許先生現在是在政工隊。昨天才來的，我們剛剛在路上迎面遇見。你說呀不呀？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一把拉他到咱們這兒來坐坐。

許呂

呵，許先生還沒吃晚飯吧？我去預備一下。

象樣，你呢？

我也吃過了，太太。而且吃得非常特別。

又是局長科長過生日。這是第一個太太邀請！太太，這次你可就看錯了！是人家結婚，請請局長歸還人。局長生病，又叫科長代表，拜託辦酒。於是乎她叫我吃了一頓。

四

健 呀！你就是那許先生？我聽說你本來是個正經人，是有兩隻腿，腿也立穩了。聽了
呢，就吃到一盤燒餅一碗麵。

我說呢！好走便怎麼會輪到你！（苦笑）好了，太太，老朋友面前，也不必太取笑我了。去，找毛毛來，見見許
叔叔。

呼！這孩子……（急忙出）

有幾個孩子了？

（慚然）一個，小大一頭。

一個？請得那時候，你已經有……

（長嘆）那時候是三個。（沉重的感傷）……老朋友，這幾年來，所謂兒女債，
我是用「心腸碎斷」這四個字來償還的！

怎麼？三個孩子都壞了！

從家鄉流亡出來的時候，內人招扶着大的，我抱着老二，老三睡在網籃里挑着跑
。過宣城，到蕪湖，才趕上難民船。可糟，大孩子被擠下了長江；老三連網籃跟
船，被炸得同歸於盡！老許，做父母的，在那種情形之下，真是比鬼還鬼！
現在的是老二嗎？

老四。老二在武漢到長沙的公路上翻車受了傷，長沙大火後，死在一個小旅館裏。

。接連三個孩子都這樣完了！

(無以爲慰的惆悵)唉！

(悽然的哭)你知道我是素來遠觀的！

也只好看得開些了，象謙！

內人，她爲了這三個孩子的死，至少老了十年！再加上流亡生涯，百不順心。種種刺激之下，差點兒沒害神經病，發了瘋！(婦女)齊姑太太，客生活這樣艱難，一個當太太，做母親的人，真是難上加難！

尤其是小公務員的太太，那不僅是難，簡直是受難！

(小孩子在門外)媽，爸爸回來了？

(韓)還有位客人呢！

小孩毛毛跑在呂琴前面進來。

來來，毛毛，見見客人。鞠躬，一、二、三！去你這裏。附帶通知你爺爺，你去。(毛毛鞠躬。)

叫許叔叔。

許叔叔！

好，乖！(拉過來抱着他看)

这就是老四！(指着毛毛)你這孩子真會說！

許呂何許呂何許呂何許呂何許呂何許呂何

(看了丈夫一眼，引起了傷心的回憶) 許先生，我們就祇有這一個了！

(看看他們夫婦兩個，想說句安慰的話，可是難于措詞) 方才聽象謙說起。何太太

(低下頭，側過身子去)

(有意改換話題) 毛毛，一會兒許叔叔帶你看戲去。好不好？

好的。(對正在難受的太太翠，老許請我們去看戲呢。他們政工隊演戲，你去不去看？)

是話劇嗎？

對了，話劇。而且今晚上着的劇本，還是老許編的呢！

請老朋友指教！

你去麼？(象謙。) 一時當太太，她那縣邑人，真是鐵土頭鐵！

那自然。不過，時候還早。老許，談談，我們還是談談。(微笑) 我說太太，客人來了，不吃你的飯，茶水茶總得預備吧！(笑) 再取點茶水，百不難心。

呵呵，對不起，許先生。

那里。

(身上摸出一個小紙包) 香片。(摸了摸) 呵，不對，這包是老鼠藥！(另摸出一包) 這才是上品三薰香片！

毛毛雨
王翠接茶葉下。青青野菜熟了，一盤盤。可心哪！毛毛雨，綠油油的苦丁，茶葉和裡香草，爸爸，看戲，我也要去看戲！

何謂自然，你請叔叔編的戲，我們當然是「闔第光臨了」。哈哈，老許，這算是你

毛毛，你去，去玩玩，讓爸爸跟叔叔講話聽心事，去吧，去吧，不聽，這都是老規矩，（順手摸一個黑色牛角印章盒子給他）去吧！

何好好打打。〔給他半張紙〕去打吧。

毛筆紙搖圖章下。着外服一團頭領小公員上

何（不經意地）圖章，我的私章。

許墨章怎麼可以當玩具？

是，我拿着錢，買不成了。倒了茶水呢，問問價錢，又老是買不起，於是乎，孩子伸手要，我伸手摸一顆圖章，摸成了習慣了。你把圖章還我吧，你小時候，你還給他紙去打印？

荷

開始，他只是搖搖聽聽。後來，他也知道打開盒子來玩了。最近，嘿，他居然懂得代他老子用印了。每次要一張紙，亂打一陣，打得個頑橫倒豎。嘿，別小着他，也會打出種種圖案來呢。

私章這樣亂打，你不怕出毛病？闖龍子？浪浪。外頭常常愁買辦武具爺叔。何

許

荷

嘿，老兄，像我這樣一個起碼的小公務員，算得了什麼？我的名字，何榮謙這

許

荷

三個字，既不值錢，一顆牛角圖章，除了騙騙小孩子，另外還有什麼了不起的用

處？

荷

心

許象謙，你看得這樣開！

荷

何嘩，這年頭，本來末，像我這樣一個起碼的小公務員！

許

(拿香煙) 抽煙嗎？

荷

啊，對不起，我自己不抽煙，也忘了招待客人了！

許

不抽煙，倒也乾脆！現在這些王烟，真是價錢越貴東西越壞了！

荷

豌，我倒還是老樣子。一不抽烟，二不賭錢，三不喝酒。唯一的嗜好是喝茶。而且一定要喝香片。老兄，這個毛病也不輕哪！茶葉貴了，本想戒掉，改喝白開水呢，(搖頭)不上口！

荷

喝水倒底也所費無幾。

荷

是呀，我內人也常常這樣講：象謙，何必呢！生活已經這樣苦了，你就喝點香片。

茶不享受享受吧！」苦笑，「你真不懂事！」
老朋友，你快要變成苦修的清教徒了，佩服之至！
其實，其實是……

「已經拿茶杯茶壺出來，你幹嘛？」
「貴發四萬毫銀，一無好茶來可奉。我們來享受享受吧！」
「好，好！」

金敬完茶，放下茶盤，象謙：「你把老鼠藥給我，我弄一弄，一寶可以絕根！」
「我給他藥，不要知底，必定亂吃嗎？」老許：「這地方的耗子呀，又多又大，又狡猾，真氣人！」對呂琴太太，所以咱們對付耗子要也長期抵抗，慢慢兒來。不過，剩下的藥，要萬得藏好，不能給毛毛找到了，危險！」

許先生，你看，象謙，這老毛病，太齷齪了，英國十二年，他還沒有改掉，總不二三百正考毛病，齊、坐，困，一擺，更早，轉瞬，是外頭。
可不，一點點小事情，就左顧右盼，老沒個完。總把別人當做小學生似的！

「嘿，嘿，」他是？嚇嚇，我太太，你又在老朋友面前說我了！」
哈，哈，長此顛土，題太不益，打趣，說說笑笑，這就是中年人的家庭生活。

許 不微笑才有趣。這是老兄會生活中懂得生活裏必需的。
何 要不怎麼打發這種倒霉的日子呢？孩子一死三個，生活又這樣困苦，難道還忍心
着 在柴米油鹽上，跟太太拉長了臉嘔氣嗎？

許 我想應該修正方才的話語。象謙太做你的太太是種幸福！

何 哈哈哈，幸福！但願她幸福！

許 說沒有人當她小學老師！

何 雖說沒有錢，生活困痛一點，可是精神總是愉快的。

許 說到錢，老許說來話長，衣箱底里，民國十五年的暑假，就存下了二百五十張單塊的鈔票。

許 嘘！兩百五十元。太太，他這即興發揮千要連橫連譯，變變風來。不嚴，陳何逃難到漢口的時候，多少朋友開始做生意了。把這法幣三百五拿了出来，呂也想試試看，可是買什麼好呢？當時有大勸我們賣洋釘，他說一定可以發財！
許 洋釘？

何 對了，用兩指比這這種長的鐵釘子。當時是八毛錢一桶。

許 『唉！』可不得了，現在我們隊上演戲釘佈景用的洋釘，貴到四萬多塊錢一桶

何 同丁算，其實是
許 什麼？四萬！（一呆）這可不得了，現在我們買不起，只能用竹釘子來代替了！

一
獄

何許僧誣回音何指諭何許何許何許何

(恍恍惚惚) 那我還以爲是兩萬多的老價錢了。當時的三百五十元可以買三百多桶呀！三百個四萬，那是……

三四十一十二。象謀兄，那你現在該是千萬，千二百萬的富翁了——
（在玄想什麼）唔！一千萬富翁樣兒！我怎麼會有！這
能夠有一千多萬塊錢在手邊，那，那末，老何你：你們……呵，
可是隻二百五十元，內人箱裏，至今還是二百五十元！

機會。呵！這不是機會！這是說要不要錢？想不想發財？一個人一心要錢，想發賤的話，本來是很容易的！

所以，老朋友，我是想穿了，也看透了，有時候，當內人苦惱的時候，被柴米油鹽壓得喘不過氣的時候，我就安慰內人說：翠！別牢騷了！不必愁窮怨苦。想想你自己也是百萬，千萬的富人，並不也滿可自豪了嗎！

這種想法，未免太傻，太阿Q了一點，是不是？不，象謙，這正是你偉大的地方！

嘿，何處道我未，誰不並頭還兩首，如對答。

「兩人相對苦笑，一同發誓半醉一醒，隨身一謀，非常妙諳凶險，還內青牛。人

何許秦何奏何奏何許何許何奏何奏

秦其年進來，他比何象謙年輕一點，認真一點，非常瘦弱的神經質的青年。人和蔼可亲的外表，掩不住他严肃拘谨的性情。

荷象謙高興地立起

嘿，回來了！朱慶大聲說：「你的一個兒子是不壞！」

點頭回來。

我來介紹一位老朋友，指許這位。

秦先生。本來是好容易的，
秦其軒、局裏的同事，又是鄰隣！一言相對，當內人苦惱的相對，蓬萊米局
真起碼等姓秦的相對，你說這兩個人想：琴十四年靈音不絕，那多痛苦。雖

許隊長一齊握手，請坐。叶裏：「這半張票二百正十元！」

老秦，坐下，喝杯茶，平息一下，事情嘛，本是老秦的……

謝謝。何祕書方才我進來，看見你家毛毛又在玩鋼章了！這

老規矩了！這孩子……難道是想謀殺平西王？平西王連他的官印都沒拿走。

這規矩可不大好！要是玩兒丟了呢，那不是

是呀！我也這樣想！」

嘿嘿，反正沒關係，我既非要人，又沒有銀行存款。老秦，你是知道我這爛賬的。

秦何許何秦何秦許何秦何許何秦

接下來的。一個月一次，局裏會計處打一下，領一次薪水，如此而已。

象謙兄，我們本來沒有……

你家毛毛一進，（立時）和她一起來吧。

送玩具給毛毛玩，那多好了！謝謝！你真想得周到！

秦先生賢否在這裏？（突然說起）我，小時候，

還在鄉下，淪陷區裏。

快了，她有了身孕，已經動了胎，她要來，你家毛毛

也要來，你說要來的。近來可又沒音信了。

那也許已經在路上了。她那小人也，要到什麼地方去！

也是她自己想的，她是問題工頭？有錢大都分裏，有錢變貴……

人生苦也！今年頭，生了一個小人，死於火門，以後生，

她就一家兩口，老秦老

可真是一家人了。她怎樣活？像她這樣一個小人，她要出事，她不

是她自己？我這孩子，是她自己？她不是她自己？

她自己！我這孩子，是她自己？她不是她自己？

秦可卿

可卿

慢慢來，老秦的日子是一天一天地慢慢兒過的。所謂生活生活，「水漲船高」，就是那麼回事。想一想，急死人，誰也活不了。可是事實上，怎麼困難也得活下去的。老許你說是不是？俗語所說的：「船到橋頭自然直」！

是的這也是一種看法，一種生活態度。不過，這樣的看法，這種生活態度，未免太消極了。象謙，你怎麼會如此消極的呢？在這大時代裏，你竟變得……

哈哈，大時代，老兄，像我這樣的區區小人物，算得了什麼呢！抗戰越抗下去，我就覺得自己越被看得渺少不足道了！

你這感慨也許是真實的。不過，唔，不過，我相信，秦先生決不同意你這樣消極的態度。

（一直再思索什麼難於解決的問題，突然抬頭）呀，你們說什麼？

（這一點上，我們是非常合得來的！）老秦有老秦的看法。他不會同意我這種生活態度的。不過，在他也很困難對了，我們很談得來！（接着又說：妹曰靈臺言諭內人丁，把戲書卷底具來好，象謙，我們過天再談。我得先走一步。（立起）你們隨後也就來吧。

對不起，我打斷了你們的談話吧？（舉手一揮）一大本稿本，吸血而已。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秦

信，家里寄來的？

平應豐

呂

快信，是局里老張送來的。（取出信給他）

秦

淪陷區：（拆看）

何

那必定是家信呵！恭喜恭喜！「家書抵萬金」呀，老秦！

秦

何雲華給毛毛加上外衣。

何

「何象謙鎖上了房門。」

秦

秦其年看了信，躊躇。

何

走吧，我們女人。

秦

我不去看戲了。這事真可憤

何

怎麼？

秦

是秦太太要來了嗎？

秦

喜
那好極了。內人跟我母親他們已經到了陰陽界不復見面，怕

何

那可是旅費用完本。我母親在路上又生了病。她們在旅館里等我寄錢去呢！

秦

那可非寄不行呀！出門人在路上沒存錢怎麼辦呢？何況又病呢！

（憂愁）而我內人，又從來沒有走過這樣遠的路。母親這樣大的年紀再一病：唉，對不住，何太太，你們去看戲吧。象謙請你代我對許先生說一聲，謝謝他

抱歉得很！可太太，你睡去歇着吧。拿張椅子來，我坐着談一談。我讓她可以。你既然有事情，那就……你去盤算盤算，我睡覺睡大頭半睡再一談：秦先生，真的？你快想想法子要緊。我看，最好是你自己改去一趟。送錢去，帶便接她們，招呼病人！她睡覺睡地上，又生了病。她那裏還會里等你，害她去哭！好是好了，這樣，可就更要花錢了！

唔，那末，我們走一趟。其年，真是不安得很，你這樣困難，而我，我們愛莫能助，不能幫你的忙！

秦，那裏，你這份關心，就夠我感激了！

何，你那位同鄉？那位運輸公司的經理呢？姓什麼？

秦，姓施。叫施子久。

何，好不好再找他商量商量，挪借些錢，先寄點去？

秦，施子久這人，我有點怕挨他。

何，你怕挨他？爲什麼？

秦，他外號叫獅子狗！你想這裏……秦，送萬金一顆，笑榮！

何，啊！

秦，再說，前兩次借了他的錢，還沒有還呢！
何，那末，另外還有沒有法子想呢？

秦何毛何秦何秦試試秦試試秦試試秦試試

另外：（搖頭）有幾個熟人，也跟我一樣的自顧不暇！

這話這話（大人話徒）

（在外叫）爸爸！（見某土話音）朴惠音！

剛剛來了。（走去）

象謙！（點下）（遞不手好）此異時亟當去參禮！印！

（回頭）唔。

電筒，外面黑了。（交給他）門一扇分不真宗！

好好！（接電筒下）（見某土話音）（歸事能取事某土一母）回飯交翁卦。

秦其年在室內坐立不安。（起）

（烏鵲叫聲）。

（秦其年開了電燈，取出信來重看。照音）

（看完信，愁思，計算）：一萬五千；又兩萬…三萬五…

（烏鵲叫）。

（在外叫）老秦，老秦。

誰？

我呀，其年！

阿，（搖頭）（見某土話音）大抵大體缺廁門

是當頭一棒板。

施 漆 施 漆 施 漆 施 漆 施 漆 施 漆 施 漆

圓頭，圓嘴，大而朝天的鼻子！所以外號叫獵戶狗。是當地一家運輸
公司，也管辦，以及一切可以賺錢生意的隨時有份者。衣服闊綽，動作粗魯，
被看作危險的人物。挾一隻大而滿的黑皮包，手杖，手電筒，大搖大擺地到門
(口白) 朱秦，朱秦。

你怎麼，好極了！

有事請聽？(請進來) 一萬五千，又兩萬，三萬五……

地上是什麼東西？(照着)

(尋找) 地上有什麼？

這是一顆圓章。(用腳踢)

你經意地說，一定是老何的兒子丟了的。(順手拾起往桌上一扔) 回頭交給他。

進來，(照着) 照着，(照着) 他們不在家？

去看點劇去了。

好極了！(放下手杖) 我真擔心你也去看戲了呢！

裏面坐。(去走)

就這裡吧。(放下皮包，見桌上的信) 什麼信？

家信？(收入信封)

有茶喝嗎？(不龍鬚茶人) 虛虛一對，自顧不難！

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

咱（把方孝象譏之茶倒給他）什麼地方來？

一個應酬，請喝乾一杯，自己再倒。媽的，鴻運樓的菜總是太鹹。（又乾了一杯，拿出漂亮的煙盒，伸給琪年，琪年點香煙，琪年是庄貨呢，吃過會還不鹹哩！

我戒可有一個多月了！

（自己取一支來，喫着，戒煙，怎麼？你這樣省錢，真要緊！）

（苦笑）實在太貴了！

好人生老弟，你這年頭，你這樣的老人，打着燈籠火把也難找得到，省吃省用，成家立業了！哈哈哈！

說正經話，施經理，你來講正財，人一禿髮，帶着錢，人來，錢又坐了，怎麼樣？沒有事情找我麼？

（打聽過事蹟，想跟你商量。對付炎宗費，坐客費是不景氣；再要一真正別嬌笑）要多少資本？你打算日進陞丁，利潤幾千？內人賜姓母應該四萬，真不好意思！那有那麼呢？朋友相商，還有來有往。（相當陰損的語氣）所謂有借有還，兩錯不難呀！謀私利，不識趣，不要提！看過然官印鑑，張錄封一鑑印。看生計年，我本來想問問你，這三萬五千塊錢的本利，好不好在一兩天之內歸還給

試 施 試 施 試 施 試 施 試 施 試

我平日本來慚愧得很，要三萬五千錢難如本時，我不快活一兩天之內翻騰能
是兩天之內？再也不能意思開口了，雨天水力費去三萬五！

對了。因為我有幾點用處。不過也不要緊，你既然有困難，那就緩一緩吧。你老
弟的困難也還是我的呢？怎麼樣商這三萬五之外，還要用多少錢（雨天水力費去三
萬五是這樣的：第一次借你的一萬五是寄給家裏還債，第二次的兩萬是寄給她們
做路費，現在方才的快信上說已經到了陰陽界了。內人跟我母親她們……

她還是兩萬？

信正說，她們在路上又借了兩個人一點錢，等着還給人家。我娘又生了病，所
以還在業丁上領領！

讀及老弟說你這人呀，心胸運氣壞極了，我善盡點火，恩讐對併匪一言也管用，
是倒霉呀，還太貴了！

我就不明白文武既然在局裏做事情了，手頭怎麼還會這樣窘呢？
這就這個十面走見了！

什麼這個黑頭子，還是沒有機會？其實你們發財的機會還不夠麼！

我不懂你的話，聽了一半，自己再說，微頭，縣長辦公室裏太熱。（又說）——
此之謂老好人，身處空城，心存慾念，朴劍說出來？

秦施秦施秦施秦施秦施秦施秦施秦施

苦惱地施經理，請你再借我兩萬吧。也照大一分的利息算！

真是太不好意思了！留着相隔甚远，不累吗？（她一再地嫌僻静，嫌出城不便利）

(打開皮包)無所謂，無所謂！(兩點)

就開支票要我明天反正要由銀行匯出去的。

慢慢，我給你看一樣東西（給他一張紙）這件公事，是不是你經辦的？……（接着）最初是我經手的。後來，這批貨物被連車扣擋之後就歸張科長親辦了。怎麼樣？今天科長請了假。

外接過來，吸鴉打揚」其年，這筆生意會介紹給你吧。成功之後，番對方面，貨主方面願意出這個數目！（用雙手食指一架）十萬，那你的困難，就全部解決！哈

略嚇了一跳。施先生喜極而泣，頓時連袂、握手、下跪公謝，被添與錢怎麼樣？

不能活我不能夠！」韓廷當日也下嚴禁數天暫事靜。懿肅宮再降諭天印。

有什麼難辦呢！老弟，這種事情，說穿了，你們局裏，除了你跟他，（指何象謙的門）此外，那一個是靠乾薪水過日子的！本走近去實低聲莊重消能弄到……（耳語着作打圓場的手勢，然後伸兩指頭，兩個字，（大聲）放行！

秦

這事怎麼可以放行？私貨通違禁品，敢扣押了的，喲！（大聲）

哈哈，那不過是升官新貴公報本道麼說說。其實張寶油嘴耳語着說：「對不起，我就不一樣，這事一清歸去，就沒有問題。」

況想下這批貨又不是我的。扣押也好，放行也好，沒收了充公也好，好在與我無關。我施子久，做生意，規規矩矩，素來不那個！

秦藏秦

那池翻不着！」收拾皮包，好沒那我們不談這事吧？嘿！遇見何桂芬，她確有幾分急，他將走着急，為難，終歸鼓起腮幫，道：「父母，聽經要和方叔說的……」

啊是那兩萬斤，你要借我兩萬塊錢是不是？（臉一沉）抱歉得很，我此刻不方便補一句，過幾天再說吧！（取了手杖）

可是，我母親病在路土，旅費又

施秦施秦施

(敷衍) 想想法子看吧。(暗示) 過幾天我們再商量，怎麼樣？好，再會！(走，
再會！高興地) 諸君請去，看話劇？(陰險地，打量他)

不。
一回見你，你不去，看話劇？

我倒要去一下。(看手表) 啥，正好，榮譽券，此刻去看才正好。(大搖大擺地下)

(她瞇着眼來，悲壯地)

[秦先生送她到門口，回來，憂憤交集，像是傷了兩枝箭的麋鹿。情緒悽愴，慢

慢地取出那封信來，再看。

[狗] 一陣吠叫。

[秦先生此時，愁眉緊鎖，頭顱不停地轉動，眼神又回到信上，看完，低頭，收起信來

，沉思。

[戲臺上的喇叭聲升起來，背後傳來，點頭沉思。]

秦先生，你而不對她報怨，母雞重一聲，一聲，沉思，雖然歡樂不，雙手

電報打。

張秦
秦先生不要打回電吧？

秦始皇不要，回蜀郡。

張春生不要回電話。

謝謝你了，老張！——（餘計）

秦
張下。

抱雙臂，雙膝撐在桌上，背對觀眾，埋頭沉思。

靜思

「寒遠遠地」這個女人

1

月兒彌彌照楊柳，再尋

〔秦楊柳枝枝低垂頭
氏音頑天憲又又

不低着頭來想奶奶

如心上恨悠悠。」（年譜）酒五錢，藥燉服，油飯去膏本五錢。（大藏大藏瓶）

不。明兒夢夢照高窓

同兒舞劍照高樓
音錯亂

高樓窗外萬里愁
再萬里尋夫孟姜女

誠實誠實誠

卷之三

神示）殿蠻天共附耳。吾子之言，再會！（臺）

呂德呂同 指 同書同清

廿二史劄記

圖書、藏書、碑文、印風、詩歌、文章等。

一月兒學鵝照九州，音節又不肯錯一

幾家歡樂幾家愁

〔附錄〕
幾家夫妻圓圓錄

卷之三

歌聲漸漸遠去

到底怎麼辦？怎麼辦？」大聲道：「怎麼辦？」頭漸漸擡起，雙手搭在膝上。

呆，突然覺得右手摸到一個東西，瞿然立起，看是一顆金章，再細細一看，發現

是局长的副手，一等一的人物，他拿着国章奔入自己房内去了。

卷之三

鶯聲淒厲。天子望見，驚懼，詔赦土贊財。

那年手里拿着一張信箋奔出，隨即轉身鎖上房門，走到大門前，站住，慢慢地

暗靜

獄心

呂何許

(那陣老鼠的叫聲，追逐聲，相打聲。呂某匆匆回來，手執電筒，直跑到自己的門口，開門入內去，開了裏面燈里拿著一匙鑰匙，拿出，關照轉良，敲木頭，丟在大門前，敲出，顫顫地何象謙進來，開了堂屋的燈，着緊，往地上亂找。高舉出來。

夫婦二人面面相覷。(毛毛在門外哭。)米木和咱，和！高興，是鼠臭的腳印！(家裡丁，一串一串)：怎麼辦？(毛毛在門外哭。)突然地坐了，像受傷倒臘陳酒，(毛毛在門外哭。)到大門口，(毛毛在門外哭。)呵，毛毛，快些，丟在那兒了？快告訴媽媽，(毛毛在門外哭。)

〔毛毛在門外哭。〕
(在門外，別哭，乖乖，好好兒幫媽媽找！

〔許良進。〕
(毛毛在門外哭。)

老爺，糟糕！這塊糟糕透了！
什麼東西丟了？這麼着急，路上又不肯說！
圖章，局長圖章，把局長的私章丢了！
什麼樣，你把局長的私章丢了？

何

許

何

我不是代表局長去做證婚人的嗎？方才在戲場裏，看見了局長，我想應該把圖章交還給他。手往袋子裏一摸，摸到了兩個盒子，我打開一看，一個盒子空了！

還有一個呢？

那是我自己的。我自己的私章倒好好兒的在盒子裏。

局長知道你把他的私章丢了麼？

沒有，我這里敢說明呢！急得連忙回來找，那知道……

找不到了？

(在外) 說呀，你丟在那兒了？

(哭進來) 爸爸！

〔呂琴跟上。〕

找到了麼？

沒有，喫，許先生，這怎麼辦呢？

象謙！

(突然大聲對毛毛) 哭！還哭！

(驅得更大聲哭) ……

(恨不得打死孩子) 你還……拳頭舉得高高的)

象謙：(應該是大聲的並之吧。可是竟低沉得幾乎便對方沒聽見)

呂 呂

(含淚)我們祇有這個孩子了！(飲泣)

(手軟了下來)琴，這禍可闖大了！毛毛……

〔毛毛哭聲。〕

——幕——

心 ——

—— 獄

——獄心——

人：

朱永明

秦其年

尤菊芬

許良

何象謙

呂琴

張升

稅警

時：

前一幕的後五天。

景：

某稅務分局的局長辦公室。佈置簡單，無非是寫字台，公文櫃，藤椅，藤沙發

——獄 心 ——

，茶几之類的陳設。
寫字台上是文具，皮包等。

幕：

分局長朱永明在看報紙。一會兒，坐到寫字台位置上去，按桌子叫人的鈴。

聽差張升進來。

局長。

掛到管理局去的長途電話，還沒叫通？

還沒有。！該快了！

唔。！告訴傳達處：何象謙犯了法，給關起來了。要是有客人來會他，叫先引到我這里來。我有話要問的。

是。

請秦先生來。

是。

〔張升去。〕

〔朱永明再翻報，研究，考慮。

〔秦其年進來，距離上一幕才五天，而他像是老了十年多了。一個善良的好人，

做了一件無可挽救，甚且不可告人的壞事之後，良心挨着沉重的譴責，精神苦痛得難于忍受，使他變得恍惚，惶惑，大有不能支持之勢了。他胆怯地進來，懷着鬼胎，害着深怕隨時被人發覺，或者已經被人暗中發覺他的罪行似的犯人心理變態病。

秦局長！

朱啊，其年（取筆）

秦（怯）是局長叫叫我：

朱唔，唔。（沒有看他。只用筆在報紙上的兩個地方做了記號）：你等一下。

秦（大為不安，四顧，有回身逃走之勢）：

朱（放下筆，再翻轉報紙）你叫人另外再買兩份報。把這個啓事，剪下來。

秦局長是說那一個啓事？

朱（拍拍報紙）我的圖章還失了，聲明作廢的啓事。

秦呵，是。

朱剪下兩份來。一份呈報到上面去，一份留着存案歸檔。

秦是。（將走）

朱慢着，你先別走。

今天報上的新聞看見了沒有？

（又一驚）新聞，沒，沒有。

朱
秦
唸唸，你把這唸唸看。（交給他報紙）

朱
秦
（接過來）：「分局發生舞弊案，還在澈查中」（停）是這個麼？（自己看下去）。

朱
秦
這新聞蓋轟動，不正確。是不是？我們自己必須發一個消息去補充一下，更正一
秦
唐。你先唸一遍看，我們來商量商量，應該如何擬稿。

朱
秦
呵，真不默唸，心情很惶亂。

朱
秦
你看，應該怎樣擬個稿子去？

朱
秦
局長的意思怎麼樣？（只用洋音讀出）

朱
秦
我看，要這樣吧；（頓）：「該舞弊案，查係該分局職員何某，盜用局長私章
朱
秦
扣押，送交法辦，以明案情，而整法紀」；唔，這是大概的意思，文字裏面你去
斟酌好了。

朱
秦
：對，我領，審音第醉觀，入聲慢，短音且以，讀中聲也，醉觀果不如醉歌人
主要的得揭明犯人是何象謙，而且已經扣押，依法究辦了等。曲理醉觀盡來。
朱
秦
：局長，我誠可難堪，甚且不許書人醉觀事之發，身在醉音第醉觀責，醉觀苦

朱
怎麼？

秦
確定了？

朱
確定什麼？

秦
何，何象謙！

朱
當然！

朱
嘖！

朱
怎麼？其年（低頭）呵，我衙局裏發生了這種不名譽的案子，你覺得不高興，是不

是？

朱
局長！他，何象謙！

朱
你的意思是說不是他，不是何象謙麼？財？

朱
（低頭）嗳，（苦笑）你說得對，我這人真不懂事，真不知該怎樣辦。

朱
那麼，不是他，是誰？是什麼人呢？

朱
他！他！他！（苦笑）一個壞人，難堪！

朱
你有什麼證據，能證明這舞弊案子，不是何象謙的呢？

朱
好人，他實在是一個好人！

朱
呵，你在替他可惜，希望不是他，是別人，對不對？唉，這年來，真是知人知面
不知心！我看他跟你一樣！

——獄心——

朱秦我？

跟你一樣，我素來也以爲何象謙是老實可靠的好人呢！可是，好！毛病就在這上頭，他居然會利他的老實，胆敢竊用我的私章，舞弊，犯起法來了！

朱秦：犯法：

其年，（看着他）一個人，尤其是一個青年人，像你……

（他最怕對方面這樣的注視自己）局長！我：

朱 你年紀還輕，還是個純潔的青年，所以我，我平常嘴裏不說，心上都的確非常看重你！

朱先生！

朱 你該知道凡是受賄、舞弊、一切貪污卑鄙的行爲，尤其在我們這樣的機關里，不幸而發生了；那麼，我當主管的就不得不嚴加追究，重法不重人情了！這是非法從事，非槍斃不可的！

局長！

朱 所以？其年，這件案子……

〔其年好像已經完全被發覺了。〕

〔張升進來〕

張局長。（送上一張名片）

(看了看) 請!

(在一張紙條上寫了幾個字)叫他們送給孔隊長去！

〔這時間內，其年作了個新決定。〕

你想什麼？

請假。我想請求局長，准我告假幾天。幾天……

爲什麼？

因為，呢，因為，（臨時理由）我家里人從家鄉淪陷區出來，快到了。快到了，幾時呢？

一兩天之內。也許就在今天。
那就不必請假了。既然到了，不就好了一麼？

(又想到了一個理由)而且我，近來身體很壞！

唔，你精神是不大好。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為什麼？其年，你知道，這幾天，張科長請了假，何祕書又出了事。局裏事情，對內對外，對上對下，添了多少麻煩？怎麼你倒要請起假來呢！（堅決地表示出威風）絕對不可以！

秦

張

案

米

秦

朱

秦

許

秦

許

秦

朱

朱

朱

朱

朱

周長！」（茫然了）我實在……我真做不到不可以……
 「張升領客人來。」我支吾，舉手，說：「請進來，請坐請坐，添茶添茶。」
 周長！（他想不起事來，這兩句話，他還記憶猶新。當時是怎樣？他想不起了。）
 進來的是許良，由門上到廳上，他見到許良，他眼紅，張大嘴，喊著天，
 「謝年！見他！怦然驚悸，不能自己！」
 謝年因驚認他，親母班和他招呼。
 「謝良因驚認他，親母班和他招呼。」
 「其年有愧於心，祇是略點頭。」
 許隊長！（他想不起事來，這兩句話，他還記憶猶新。當時是怎樣？他想不起了。）
 謹坐！（他想不起事來，這兩句話，他還記憶猶新。當時是怎樣？他想不起了。）
 謹謝！（他想不起事來，這兩句話，他還記憶猶新。當時是怎樣？他想不起了。）
 「其年乘此機會，低頭悄然下。」
 謝謝！（他想不起事來，這兩句話，他還記憶猶新。當時是怎樣？他想不起了。）
 許隊長是外看身象謙的？可是他：呵，你已經知道了吧？
 是的，周長。嗚，他真不幸！他那時驚認他，立刻要走！
 本幸之至！唔，據他自己說：許隊長是他的老朋友，而且出事的那天，你正在場。
 他說你很聰明的。所以，我們先談談。

心 獄

許 朱 許

是怎樣應該爲朋友盡力的。首肯音量下出頭，對人憑空說出了一。
他泊尼說是冤枉的。自己思索着。

的確是冤枉！

可謂我的爛章躺在他手裏，據說這失了神經，這是事實。而且跟着就發生了盜用私章，故意違禁貨物的案子，也是事實。

是的，不過這是兩件事情，我想應該分開的。

不知道許隊長能不能提供我一些材料，可以證明他沒有犯法？

局長覺得他這人怎麼樣？
人呢？何祕書這個說，很難說。好像是很達觀，很消極。好像是把什麼都看穿了，並所以對什麼都滿不在乎的樣子！

局長以爲一個看透一切，消極的人，會肯冒生命的危險來犯法麼？

也不一定。也許他是假的呢？裝做什麼都滿不在乎的樣子呢！

那末，他在職務方面，局長覺得怎麼樣？

朱平時，唔，這案子發生之前，何象謙在職務上，可以說是奉公守法，安份盡職的。公務員。所以，所以我才相信他，信任他。那天我身體不舒服，科長請了假的時候，我才親自把私章交給他，要他代表我去做證婚人的。我負責證明這爛章不是他遺失的！

朱 許 聲

是他兒子玩兒丟掉的。是不是？

局長既然已經知道，那就好了！

他自己這樣說。我也把這話呈報上峯了。可是，許先生，小孩玩兒丟掉的這句話後面的事實，是舞弊案子呀！這，這在法律上，在責任上，尤其在公事上，所以

所以就：丢了，怎麼能叫人相信呢！

：報告局長：何象謙帶到！

呵！

進來！

〔何象謙進來。帶着手銬，低着頭。這位和平易處，淡泊純朴的忠厚人，坎坷不幸中煎熬透熟了的達者，遭受了這次的橫禍，不免也懊喪忿懣，咄咄逼人。

〔由於這位像擺上祭壇的黑色的犧牲似的何象謙之默然進來，兀立不動，室內的空氣，也爲之驟然凝固起來。

〔室內的兩人脈脈地注視他。

〔許良基於友誼、同情、以及愛莫能助種種心情，由注視轉成不忍卒睹地漸漸側過頭去。

〔朱永明審視着他。自己在思索什麼，

〔象謙慢慢地抬起頭來。首先看見了他的上司，憶入夢境似的呆住了。

——獄心——

(重重地回過頭來，聲音悽楚地低聲叫) 象謙！

(這熟悉的聲音喚回了注意，眼睛一亮) 呵，許良！

許何許何許
(走上前去，無以爲慰。習慣地重重地握他的手) 象謙兄！

(手痛，退後一步，雙手舉起來看) 痛！

(也退後一步) 呵！(看看他的手，連忙雙手捧起這雙骨碌碌的瘦弱到經不起那刑具的手來) 手銬！(回頭去看局長)

(移過一步，走近局長去) 局長！

象謙。(掀鉛) 來呀！

〔進來一個稅警，對局長敬禮。

把手銬取下來！

是。(上去開脫了手銬)

〔朱永明揮了一下手。

〔稅警敬禮出。

朱坐，大家坐吧！

〔象謙撫摸自己的手。

痛？

何還好。(苦笑) 老朋友，沒想到，這雙捏慣了筆桿，起了幾年稿的手，也，也會

戴上這傢伙了！笑呵呵，對自己說：「我算出門了，做了不少事，還不數不盡的，忠心忠會
許一血！」

何破了點皮兒（難爲精似的）呢，瘦得很，皮包骨頭；所以：（藏起了手）

〔朱永明不自覺的也看了看自己的手。〕

〔秦其年低着頭進來，手里拿有一張起好稿的紙。〕

朱局長（眼睛瞪了）下象謙和許良）

稿子擬好打聽？

局長看合不合用？（給了他，想了一下，想退走，一想又不對。於是慢步近何）

象謙！

其年！（并不熱烈可是極真摯地與他握手）

（胆怯，惶悚地握着對方的手：你受了苦！

〔懾悔聲的聲音顫抖而低沉。〕

何（爲這感動史真沒想到，老秦對我，我們要不說不去可真難起惱的靈廟，嘿

年，我家里怎麼樣了？才想起來說一說！

秦（他一直低着頭）還好！（他真想對他說：你真混蛋！）

何我內人她還在找那顆圖章呢？

秦（圖章二字刺了他一下。好在他要回答的不是能使對方愉快的話，所以他自己

情緒的難受，內心的不安等等。不大會使對方覺得異樣，是的，她有了那一樣的

在，在找……

何 唉，找也是白找了！真，力美看去樹葉無人。而外不小心，小姍王貳鼠狂走
一，一定會找得到的！木鼠更，蟲蟲入人面魚，她分鐘不斷看，承擔着，承擔着，
何 一定？你怎麼知道？她，公雞發急，她想的是誰？要不，誰能陪她最好了！
秦 喃，我想，我這麼想！

何 呵，那是你希望。她要她，要她別再入，埋，早知：（一朝夢想會分手）
秦 恒願能找到就好了！油燈外，她，要她，要她：（她還許諾不失去）
何 （搖頭）不會有這希望了！毛毛呢？我那孩子怎麼樣了？

秦 算他，毛毛：（她想起毛毛是兒子，真丟丟心）至誠，至誠更重她怕她
何 他哭了吧？一定哭得很傷心！滑倒，滑倒更重她怕她
秦 是的，昨夜哭了。晚上大哭，哭出來，哭去。
何 我被押着不能回去了。他要我！一定要問他媽子為什麼我不能回去了！唉：
秦 你太太打了他！

何 怎麼？為什麼還打孩子呢！

秦 怪他，怪怨他玩兒丢了那個：連那個東西都擋了她對自己！

詩：「是嗎？我昨天去看嫂子，也聽過她了！」

何秦：「拜託你們兩位，多勸勸她小嘴，要怪怨也只能怪，怪我自己！」

唉，真沒想到！

(三人無言)

朱：「可以。(在那張紙上加蓋一個圖章)你這就去發了吧。」

秦：「是。(接過稿紙，看了下大家，連忙乘機遁去)

朱：「好，讓我們來談談吧。」象謙，你說這位許隊長可以證明你無罪的。可是，方才我問了他。他也祇能夠證明這圖章是孩子玩兒丟了的。至於，至於更重要的部份

，就是關於盜用私章，放行違禁貨物這一層：

朱：「十惡不赦！」

何：「冤枉！局長，這是天大的冤枉！我，我何象謙，要，要是……(激動得說不下去)

何：「呵，我怎麼說呢！我要是，要是那樣的人，早，早就：(一陣咳嗽嗆住了)

許：「象謙！」

朱：「何祕書，不必這樣激動。公事公辦，要緊的是證據！要不，犯罪的倒是我了！(好不容易平靜了下來)朱局長，從私人方面說，我很對不起你。承你看得起我，相信我，把私章交給我，代表你去做證婚人。而我不小心，給小孩子玩兒玩丟了！」

朱：「關於這一層，我自然也有責任的。不在是報出來的報告嗎？我已經向總局申請處分。

朱何許

我承認，賣失了局長的私事。我是罪有應得！局長常說我空頭，貪污無政會的罪，我，我是死不承認，死了也不瞑目的！

朱何許

那末，誰，誰呢？（對陳舊道的一點，是那一副狡猾！不嚴，平和是平和，至誠亦

請求局長澈查！）怎樣？

我是在澈查呀。並且報告（要事），請總局發辦！（苦笑）早聽不會這樣困難了！

局長（象誰）我有一句話，再不知道，不可以說！浪人，也把斷壁累倒！斷壁苦是讓什麼？（苦笑）這五個人丁，有身，有不映事，一斷人受了冤枉，怕苦！

我有一點，真一點兒懷疑，說出來，也許不應該，也怕不方便，可是，呃，我懷

疑。（想出的）未准，說，跟誰通連！（苦笑）辦公室會特地懸的事！

是關於這件案子的。（苦笑）正需要錢，（苦笑）要錢用。張錦鈔不寶……

對了。（心不歸）辦公室要錢一斷人！一斷人，不會由，一斷狡猾！

那就請你說吧！（苦笑）

我想到一個人，他可疑。請局長，考慮，加以注意。

有一個人，可疑。（苦笑）辦公室要錢一斷人！

呵！誰呢？除了他！（指何）

奏其年！

奏！

朱許何許何許朱許何許何許朱許何許何許

怎麼？就是方孝那一位。

他！你怎麼可以懷疑他（回答）

他跟你是隣居，那天晚上，他看見孩子玩兒圖章的。

這是第一點可疑的地方。

不能，你不能這樣隨便懷疑一個好人！他是一個好人，不會的，一個好青年！

第二點可疑的。據說他正需要錢，等着要錢用。那就說不定……

（截斷他的話）老許，別，別隨便說！老秦，他怎麼會幹這樣的事呢！

我只是說可疑！這也是冤枉，冤枉好人了！許良，你不知道，一個人受了冤枉的苦處！我，我倒了霉，苦夠了，怎麼再好冤枉同我一樣的好人，也叫他受累呢！他窮苦是窮苦！可是窮苦人不一定死要錢。他肯貪污舞弊，肯什麼，早就不會這樣困難了！

不知道局長覺得怎樣？

在平時，他倒真跟何祕書說的一樣，是一個好青年！不過，平時是平時，至於有了機會，那也……我不知到……我也不知道……

朱

許

朱

福

，他決不肯害我，更不會犯法的。

不過，近幾天來，是有點異樣。精神不好，不大正常。那是他身體本來不好。一向神經衰弱，害失眠症。這幾天又擔着心事，他母親病在半路上。

許

何

朱

福

方

才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

方才，我兩次看見他。我覺得他對你，跟那天晚上，我在你們家裏所看見的，不大一樣！」

那是因為他同情我，關心我！知道我遭受這冤枉，他在替我難受！

唔。

那我收回我的話！

你鷹眼兒不該說。

「呵，老許，對不起：我明白你的意思。不過，他實在的確是

好人，我比你清楚。

那末，局長不會怪我多話吧？

也無所謂，好在我們是在調查，找證據。

〔秦其年悄悄地進來，依然是低着頭。〕

〔大家爲之一呆。〕

〔大汗。〕

〔秦其年悄悄地進來，依然是低着頭。〕

〔大汗。〕

〔大汗。〕

〔大汗。〕

〔大汗。〕

〔大汗。〕

〔大汗。〕

〔大汗。〕

〔大汗。〕

朱秦

軍法處，是師管區司令部軍法處打來的。說請局長親自去接。

那一定是總局接到了我們的公事，報告給軍法處了。（出）

〔軍法處這三個字，使得大家情緒緊張了起來。〕

〔軍法處這三個人，要軍法從事調查。〕

〔我不清楚，我跟他們商量，對審問。〕

〔我有話，就是不會對她述說。〕

獄

許何同

〔長嘆〕難免了！……那就更……（吞了說不下去）

〔那我去找點錢來給你。必要用錢的時候，可以方便些！〕

〔好，又費心你了！老朋友！〕

〔看着他，好一會兒之後，難受地〕象謙，寬心一點，我想，經過審問調查之後，總會水落石出的！關心些！（說着，露出憂愁的神氣，站在那裏，對着牆壁，不知到底，那世界還有天理麼？）

〔唔？是的。天理……〕

〔她去了本來不快。一面聯繫旁聽，害尖頭針。隔幾天又叫警車，聯繫縣城，謝謝你；老朋友，望你體異常。聯繫不快，不大正常。再見了！」（看了，一下秦其年，慢慢走出）

宋

其年老弟！要！

何秦未夫！抬起頭來！象謙兄！

你怎麼了？

輸贏一盤呢？

呈文，日鑿轉避，賈同合議了。裏面軍機處叫人駕駛轎子

又犯失眠病了麼？身體要保重呀！

是的。（無限慚愧）別要忙去辦公事！

我這一次，萬一要是不幸，那，那末……

象謙！（露出驚異神氣，不難五顯，並扭頭）

我極想拜託你。

其半！（轉身，攏攏着，攏攏着……）

怎樣？（端着）好一寶盡你小小的心！爲了你，爲了……

我家里：（詠言計應了，拿出錢袋，小口地離開裏面裏里……）

（突然伸手摸出相當多的一疊鈔票來）象謙，這，這請你收下！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你誤會了，其年，我只是想拜託你……
請你收着。無論如何，你收下了，我，我心上，可以覺得心安一點！

謝謝你。其年，你的好意，我明白。可是，你，你自己留着用。

請你收下！

我，許良去設法了。你，你自已正需要錢用的時候。

秦我，呢！實在難堪。自己五需要彌留的刺激。

何你寄錢去給她們了麼？

秦唔。其爭。招領後。她回目。巨量。沿。自己會音阻。

何她們到了之後，你還是要用的。開消要更大了！收起，老弟，我真的領了你的情了！」舞不是要問意思。招領會了。其爭。她只是慰我。耳根……

「其年忽然堆收起財錢。她一毫錢帶來。樂觀。這。重悔滑不！

何要是我真的有什麼不幸，請你費些心！招顧招顧我家里！

是！（像設督）我一定盡我的心力！爲了你，爲了……

（大爲感動）其年！（熱烈地握他的手）謝謝你，謝謝你！

（手機械地被握着，不敢正視地低頭）

沉默。（太、漢、漫長不言。泪未……）

朱（匆匆進來）其年，你趕快去備份公事！

〔兩人同樣的震驚。〕

朱總局接到了我的呈文，已經轉報師管區司令部了。現在軍法處叫把人犯押解上

去！

〔兩人失色相顧。〕

朱趕快，馬上，要！

心獄

呂朱呂朱秦朱朱秦何秦秦朱朱

局長！（走）何秦秦朱朱朱朱

是！（走）何秦秦朱朱朱朱

不站住！

怎麼？

我來找你，我請求局長，祇能把我當做嫌疑犯！至多也祇能辦我遺失圖章的罪名！

至於，至於舞弊……

唔。我想，軍法處……

一定要加以調查的！刑罰是叫案子明白真相的方法！

你辦你的公事去！

是。（走到門口，回頭）何太太來了！

呀！

（露出一口好牙）

（呂朱）蓬頭垢面，心慌意亂，氣急敗壞地衝進來。

局長，我局長！局長呢？

這位就是局長！

（心驚膽顫）

阿，局長！（心驚膽顫）

什麼事？

有事，我局長！好了，局長！找到了，局長！

心

獄

朱呂何秦呂朱何秦呂朱何秦呂朱

有話好好兒說！
鼠是！姓是！

圖章找到了！

呀，找到了！琴！

（這才看見丈夫，大喜）是找到了呀！（出示手黑緊緊地捏着的一顆沒有盒子的圖章）局長的圖章！

（如獲至寶地接過來，反復地看）天哪！

（也爲之一輕鬆）呵，（舒出一口長氣）

（獻寶似的呈給局長）局長！（太太來了！）

局長！

（不接受）這是怎麼回事？

太太，怎麼找到的，你快報告局長！

局長，這樣的，自從這寶貝不見了，被毛毛玩去了，鬧了這個大禍之後，我足足找了三天三夜了！可怎麼樣也找不到！

你就去假造了一顆。這是假的，你想拿來騙我，對不對？唔？

不，局長，不是假的！是真的。局長，我好不容易才從牆壁里面，洞裏找出來的！

（同聲）牆壁……
（同聲）洞裏！

朱

呂

秦

何

朱

呂

朱

呂

朱

秦

呂

朱

何

心 犯

怎麼會在牆壁洞裏找出來的呢？

老鼠，局長，耗子，一定是耗子咬了，唧進去的！……這地方，耗子可真多呀！你

們看，局長圖章上有油，有印泥，有草麻子油。

錯

耗

子

老

鼠

咬

不

掉

金

圓

章

掉

進

去

了

！

（看）壞掉局長，壞掉圖章的犄角上被耗子咬壞了，咬了一小塊！

道，不要緊吧？呈上來查驗出來是誰咬的？誰是誰？

局長：（再呈上去）你圖章掉到哪裏去了？

（接過來，看了一下，想着，仔細研究着）

夫婦二人大為安慰，充滿得救了的希望。

「其年也像解脫了罪似的高興了些。」

（作一決定）「其年！」琳琅玉器禁品，早日偷盜人——案子怎樣？

是。

「你在外公事上加一句：『附呈該犯之妻呂氏於事後呈來，謂係自牆穴中尋獲之圖章

一顆，隨案作證』。」

周長：（答應可以辦到）一課辦妥。

我把官呈上去。准不是冤，總可以了事！

請問局長，可以了事吧？象謙可以沒有罪，放出去了吧！

——獄心——

朱
呂朱
呂

「曉得了事？」沒有這樣容易！朱呂以審官罪，逃出去了哪！
 嫌有了，那，那不是就，就可以了事？
 嘴，這或者可以減輕一點嫌疑。
 能放出來就好了。」

不過，相反的，也許加重了嫌疑。朱呂因為事發是早，關閉自衛大中華銀行圖章
 了，連半世紀都過了，銀財也高興了些。
 案子發生了五天了！那批違禁品，早已偷運到滬陷區，賣給敵人了！案子怎麼
 這失誠了！大爺走樣。或鄰居妹丫頭參證。

太過，春丁一下，財，升職備察音。

象謹戒去，而圖章在圖章找到了，就脫掉干係了！

嘩，這圖章要是查驗出來是假的，那非但是他，連你也犯罪！

什麼？我也犯罪？我又犯了什麼罪呢？朱呂說：交丁一小狀。
 假造私章，這罪就不輕，還得辦你企圖蒙蔽之罪！

局長！朱呂說：圖章九合面，首相戒，首草細工頭。
 吕，這可更冤枉人，欺負人！朱呂說：

你知道，抱怨也沒有用！

呂 何 這一次，這次，不，我要怪你！——苦，苦，你說吧！

呂 嘘，當初言一撤退到後方來那時候，我們什麼事情不好做。有人勸過你做生意，你說你不願發國難財，當奸商！我勸你別幹老本行了，當教員教教書吧，既是換了地方，環境也改了，就改改行試試看。可是你說，還是當公務員，抗戰要站在自己崗位上，對國家，對抗戰，才更直接有效！好，現在，現在遭這大禍……

呂 何 誰想到呢！人聲僅對着你發發，應該怪我！

呂 倏

不！該怪我！怪我這連玩具也買不起一件的父親！慚愧！琴，你可別，無論我遭受多大的不滿，你可別再打毛毛，不能怨他，逃難，流亡，接連死去三個孩子了。現在，今後，我們祇有這個毛毛！唔，可憐的小毛毛，他吵着要跟你一道舉起出去。

呂 何 (抽咽)：毛毛，他……

何 我押在這裏，兩夜沒有回去了。他一定跟你鬧了！問我怎麼不回家：

呂 他起初直問：爸爸，爸爸呢？我忙着找圖章，不理他。後來，他就一個人，悄悄米地站在門口哭，哭得好傷心呀！(哭聲也漸不成聲)直到深夜，還不肯

睡。他轉身走開去，要置醫藥……

何曾……（長嘆）

呂秦先生也一直沒有睡，陪着毛毛。給他東西吃，毛毛不要。只叫爸爸！爸爸……後來，秦先生也哭了！他抱着毛毛直難受！

其年，他是個朋友，他會招顧你們的！

呂象謙，怎麼辦呢？家裏，我們箱子裏，存着的那二百五十塊錢，昨天，搜查的時候，也，也抄了去了。（吞嚥）（齊音交去）

何曾嘿，這兩百五十元，想不到，也會成了我犯罪的證據！貪污，舞弊的證據！

呂他們真要辦你的罪麼？

何說不定。這個世道。沒有權勢地位，沒有依傍背景的一個小人物，還不是卑不足道？（歸公事）交誰？

呂可是，總得講個法呀！

何（是希望，也是安慰）是的，所以他們是在調查。我想，我相信，總會水落石出

，畢竟天網恢恢。

呂要到有什麼時候呢？（又傷心了）

何琴音是她最大的。

秦朱永明進來。（歸公事）歸公事，請置醫藥！

秦
（未幾在後面，拿着公事）局長，你請看看！

呂
（局長接過去看。）

呂
（呂太太婦忙着看著局長。）要麼是通商大臣同

「其事煩促不安。」

朱
（看完了）可以。（蓋上章，掀鈴）進來！

呂
（稅警士，敬禮。）

朱
（給他公事）交給孔隊長。

朱
這是。（收好公事。）

朱
要隊長派幾個弟兄，把他押走！

呂
是。（拿出手銬來。）

呂
妙（看見手銬，一怔。）怎麼？（看着丈夫。）

朱
（象謙低頭就撓。）老裏，老四輩子裏，本管的
回警！（出會同外縣事。）

何
妙（走）次半個月了！出會同手手直難受！

呂
朱（跟上一步）妙細，請替手手拿些東西去。
何
（回身）秦！

呂
（失神地走前去，要拉着他。）：

利

(由呂秦看到其年) 再見了! (走去)

其年低頭。

呂

象謙! (追到門口，回頭) 局長……秦先生，是解到……

呂

軍法處!

呂

槍斃麼?

呂

象謙! (奔出) 象謙! 象謙!

朱

「靜默。」

獄

朱
那女人又說我到了。你把這嫌疑加重一點。還要把聲明作廢那個確事，也附在裏面報案。倒鑿! 害人不淺。說不定要連累到我，我這地位也許會動搖，成問題呢! 上面認真追究起來，我怎麼辦? 是。

朱
喎，到何象謙家裏去抄，搜查證據，是在我報告上面的公事之前，還是之後？先報告，後搜查的。

朱
晤。那末這一樁公事上，你得加上「案發之後，搜查該犯之家，抄得贓款二萬五千元之鉅，顯係贓物。」

- 1 -

秦局長，只抄到一百五十元，不是一萬零一千——

三珠

難道我記錯了。

朱新想：像他這樣的人家怎麼會有存款三萬五呢！

是陽

那顯然是得賄無疑了，這就是舞弊的根柢！

局長，這，這……

10

317

秦
（呆住）我！

你

你可是隣居，而且據說一呵，自然，這些無非是不可信的懷疑罷了！（出）
〔剩下其年一個人，他更其駭怕、苦痛、惶惑起來。走動，頹然地坐下，低頭沉思。〕

秦
：（斷續地）軍法：象謬……我……

〔張升進參。建門之子，開國之臣。〕

張先生，

張 有一位女客來找你！

秦 誰？（站起）是何太太麼？

張（對外）請！

〔進來的是尤菊芬，他的夫人。風塵僕僕的樣子。一手是皮包，一手提一旅行小皮箱子。〕

秦 呵，你上：菊芬！

〔張升去。〕

秦 你瘦了！媽呢？
尤 在車站上，我先來找你的！

秦 媽病得怎麼樣？
尤 比前幾天好了，所以才能出來的。其年，最好先進醫院。……這里有醫院吧？

秦 （上下端詳着丈夫）你怎麼這樣瘦了！

秦 〔被她這一端詳，好像被出了罪狀似的，漸漸地由夫妻久別重逢的高興，轉到犯了罪的愧心上來了〕唔。（沒精打彩）
尤 病過麼？什麼毛病？

秦 沒有。

尤 你（疲倦地坐下）其年。（嬌嗔地）幾年了，我們？幾年的分別，幾萬里路程。好
秦 容易到了！我們來了！

秦 （漫應之）到了。

尤 媽多高興呵！恩一下，就去接她吧。

秦 （漫應之）唔。

尤 你住在局裏，還是外面租了房子？

秦 外面住。

尤 這幾年，在家鄉淪陷區裏，我別的沒學到，只學會了，節省錢過日子。這裏，東

西也很貴吧！

秦 嘴上說的是，心上不是！

尤 怎麼？年！你好像；精神不好！不大高興！

秦 （茫然）呀，……呵，沒有！

尤 本意外了，是不是？你沒有想到我們今天就到吧？我也糊塗了，車子上顛撞得狠！

秦 夢中（是對大兒子）

尤 一樣東西，你寫信叫我帶來的一樣東西，我帶來了。

秦
尤
什麼？

你忘了？（拿出一個小孩子玩的精緻的活動玩具來）這個！好玩麼？你說送給一個朋友的小毛毛的。

秦
尤
（接了過來，看着）毛毛！

我特地買的國貨呢，其年，現在，上海市面上，差不多充滿了敵人的仇貨了！
秦（夢也似的）太遲了！

秦
尤
因為，因為：

——幕——

原书空白

人：

秦其年

尤菊芬

許 良

何毛毛

施子久

時：

前一幕一禮拜之後的上午，

景：

同第一幕。多了幾樣傢具。那是秦其年太太帶來或者新添的。

幕：

其年在看報。

毛毛玩着那新玩具。

秦：一會兒，尤菊芬從自己屋裏出來，她穿着出客的服飾，雖不華麗，而整潔朴素，楚楚可人。精神充沛活潑，是經過旅行之後那種矯捷健康，是久別重逢之後那種充滿安詳和她丈夫真年那種憂愁抑鬱，恰恰相反。

毛毛不識不知，一心一意玩着她那得來不久的寶貝玩具。

秦：（在人面前，尤玉是在不願叫對方感覺難受的太太跟前，有意表示得振奮了些）
：這就去醫院看土平！

尤玉：唔。今天星期，你不去看看媽？

秦：我，下午去。：你沒帶些吃的東西？

尤玉：媽總不要了。她想就出醫院，回家來住了。

秦：我下午去跟她商量。（看了下何家的門）遲幾天出來吧。這幾天，家里，家里，媽是爲了省錢，說醫院那麼貴！

毛毛：唔，再說吧。反正錢：

尤玉：阿嬤！

毛毛：毛毛，你媽媽呢？

在房裏，在床上睡着呢！

（注意）怎麼，回來了？

上 獄 心

尤

昨天晚上，深夜了，許隊長送回來的。怎麼樣？

我也還沒見着，是清晨毛毛告訴我的。
還沒起來？

媽起來了，寫了信，又睡覺了。

尤毛毛，你爸爸呢？

菊芬！別逗他

毛

爸爸還沒回來。秦叔叔，我爸爸為什麼還不回來？

七

倒底爲什麼呀？秦叔叔。

你想什麼

想媽不帶我去看爸爸，只因一想起辛酸事，就難過。（其後

〔其半避明以約看手里的報。〕

毛毛，跟你说句实话，你不好好吃饭，我真着急，你快点吃吧。

毛毛跟姚到醫院去好，怪不好意思。口舌也沒有，他媽不往家的錢使，倒弄壞了。

秦

尤

秦

毛

尤

秦

毛

秦

毛

秦

毛

秦

毛

秦

毛

秦

靜一靜。讓我一個人，靜一下！

啊。……（顫聲）你過來。告訴我一聲消息。

好，這樣一個好人，會，結果會是這樣……唉！

毛毛，來，阿姨帶你去玩。

（拿起玩具）這個帶着？

好的。（攜手出）

〔靜。〕

（走近呂翠的門，側頭聽聽，沒有動靜）：可憐她，還睡着呢！：我應該告訴她！（拿起報紙到她門前，將打門，又止住）呵，我怎麼說呢？：她會怎麼樣呢？：不，不能！（走回）：她看不！一定要傷心的！她要發瘋，發瘋……（放下報紙）：她哭，哭到死去活來，抓住我，拼命！：呵真要有個人幫着才好！：怎麼讓菊芬走了呢？該有人勸勸她，安慰她的。：天！要是我，槍斃了，死了，菊芬，會怎麼樣了？還有我媽！：怎麼辦？：（怕）：要有一個人，陪着我，跟我談談多好！：可以談談的人！天，來一個人吧！：呵，我也走吧！：逃走！我遠遠的逃到沒有人的地方去！重新做個人！：可是，媽，怎麼辦？還有菊芬……

〔真年聽。〕

— 1 —

索

「有人聲。」

(駭)有人...了!...怎麼辦?...(低聲)警察...會不會是警察!

人聲走過來。人也跟著去，並問道：「人？」官員答：「是這幾個？」這幾個：「請官員來！」

誰？誰？誰？阿凡提舞的人！天！哪一回人哪！三回·舞進手哪！三數去·舞幾

我見了這首詩，便想起了一件舊事。（附）：要算一回大留音外，題作

（周忠坤假想）猪子狗子，我想要你。一天！要最好。能给我一下，让我

（進來的是加子外，滿面春風，非常神氣，十分得意的樣子，提手杖）快！這

考 旗

九月

卷一

施之

10

- 1 -

秦

施

卷一

雙喜臨門，她嘴裡這叫「重慶」，雙喜臨門。第一是：太太，母親到了，家庭團圓；第二是這位個秘書犯了案子，你升官了，聽說局長把你升了祕書！好好，好！喜呀，怎麼子？

那屋有人睡着！我倒以爲你吞了啞藥，不開口了呢！（抽烟）怎麼樣，告訴你一點消息。

施 你倆局長很重用你，可是，同事裏面，聽說對你很不那個，不知你自己知道不知道？（看那人）

我不懂你幹意思！（不耐煩）人來吧，你離手吧！

莫實，這還不明白麼？他們忌你，說你清高。其實，還不是因為你不跟他們合得來，還不同他們一起去混水摸魚？嘿，要是他們知道，（低聲）你也有，有過那麼一次。她們也蠻會放牛，你身手！她挺人強，又瘦，身上一塊青，一塊紅，瘦苦難耐！（低聲）別提！請你別提！好，不好，那一次，那次的，事情，唉！不是好端端；你怎麼樣？母親，太太來了，這樣高的生活程度，今後的開銷怎麼辦？

（自語）一想，我下輩，真不是禪恥！（苦笑）我這人，可自由自在，可樂，可喜，可悲，可憐，可憐。

（苦笑）

想想法子，再來一次怎麼樣呢？俗話說：頭難頭難。大姑娘上轎，頭一遭總不免有點羞答答地。可是第二款就無所謂了！等到了，當好幾十年的寡婦，變成了老母女，那就，那就如是。（我）（胡意，譏諷）派你來，說此之類，看她丁千利，什麼事？你說這，張口，張開人！（詛咒她）

是這樣的，現在，又有發票機會，一批貨，手續比上一次更簡單，更保險！可是好處，好處可大着呢！你老婆要是那個的話，我來介紹給你！怎麼樣？

施子久，你害人害得還不夠麼？

這算什麼話？老弟，你這是什麼話！其實，手錶只是一大塊簡單，裏頭劍！可是「低沉」：死，死了，那個人：（指指報上）

死丁卦（看了丁卦）好呀！（得意地，輕聲）死得好，從此之後，你脫了干係了。所謂殺人滅口，有十個人槍斃了，真丁法。你壽終就可以逍遙在外，毫無憂患可以安心了。

安心，這心安不下來！

便把牠放在一邊不就完了？又管他呢。老弟，這年頭：

（自語）他，犯了罪，可不是罪犯！這個逃在法網外面的自由的人，可終身背着徒刑！

又不止你一個！唉，我說這年頭，老弟，就算了吧！你這人哪，不是我說你：你呀，做壞人壞在多半個良心！做好人呢，又壞在缺了一點什麼！所以就苦惱了！苦惱……

我看，既然如此，那就這樣：橫一橫心，敷着胆子，大大地撈一個狗肉，跟誰合賬？

施子久：你怎麼怪不得，人家叫你獅子狗！

什麼，你罵人！

罵你，我還要打死你！我告你，這就是狗不識人，不曉得自己底氣不底氣！

——獄——心——

施秦施秦施秦告我？唔，你去！

你這獅子狗！你出來。

可是我提醒你：老弟，你這樣嚷嚷，對你自己會有好處麼？那邊有人！

（連忙插嘴）你這……你這……

你告我，我們不一定就那個！可是你自己怎麼樣？想過了麼？

（回眸望了一眼）又貴了！

你脫得掉干係？

我去坐牢我法冤妻？

瘋子！小孩子說的話！呶呶嘴！當心，有耳朵！

瘋是真要發瘋！（出去了）

碰倒你這樣的人，簡直沒有辦法！倒霉，算跟你合作了一次！

嘿嘿！誰再來一次怎麼樣？頑難顯難。第二次，就，就：哈哈，再來一次！哈哈。

哈哈！（人聲譁譁，目送來去，春暖開門。）

醒醒！這別裝瘋。聽，有人來了！

（連忙插嘴）誰？

來道喜！（拿起報，裝做若無其事）

〔許真進來，匆匆忙忙，緊張萬分。〕

秦先生來，快快計上！梁慶萬長。

秦隊長（拿紙頭，要她蓋在某事）

許看見了她寫報單，老何……

秦知道她真。醒，有人來了！

她等了久從報上移過目光來看着他們。

她指指呂秦的門邊她說？地點她說？這二大！總、總：領帶，再來一本！領帶，說有出來過個人，前面旁育幾處！附註，算賤骨合書！一本！我去看一看羅門進去了！

某其年緊張地看著她聽着（她聽著）當你（育巨采！

她誰是什麼妹許隊長？

〔真其年沒有理會他。〕

〔（回到報上）……（得意地）：又貴了，他媽的，好，又漲了價！

〔真其年〕真朱神地聽著裏頭！巨是自古恩惠財！財錢！

怎麼你？……嗨，我說：你醒醒，可別胡來！

〔其年沒有聽見。秦承，付錢給她聽，怪自古會官派她聽？無數百人！

〔她良久神地從裏面出來。

她醒了，出去！

許
秦
施
獄
她自
殺了！

……（哭，如被雷殛心口難堪）：

自殺了？

吃了藥老僂的藥，服了毒才掛。

（且喃喃地反覆說着）……

（愛憤悲愴）……

她已經知道丈夫槍斃了！

前天我陪她到軍法處去聆聽，沒有看到象謙本人。昨天上午接見了；說是，說是真她應何太太就不肯回來，說等着，要等着收屍！我好不容易勸了她回家來，那知道還道（示手裏的一封信）這是她留下的遺書。服了毒之後寫的！

（看着他手裏的信函，許良驚恐一顫）

（以爲她要毒死給他，爲得驚慄一下。齊聲

她退後出我不看，呵，不忍心看！
說了些什麼？說：

說她孩子不去了！

我看一看，見識見識。（接讀）：許良，我們夫婦二人，祇留下一個毛毛。三尺遺孤受恰有孤苦零丁。

心 犯

(受到不了) 你真忍心……

怎麼樣。跟誰見面。(斜睨) 這裏天敵三人，據留不一時半刻。三五輩請你別讀下去！

這個禪什麼毛呢？

跟我內人出去了。唔，聽，不應該！

(收回信) 秦先生託你先照顧一下。我得到隊上去請個假。我們政工隊正要走了。齊先生這裏的後事，請你幫我辦一辦。

(點頭) ……這年夏天的一件事，還是越留不改這樣。(照下事) 請讀吧！

真沒想到才(出)背回來，她聽着，她等着却說一聲快容我歸去請回客來，職缺前真沒想到這會一死兩個裏，這齊齊齊某本人。和天土牛老泉……(頓呆) 嘴裏(自語) 這三個誰那亦的……

幾個了？

(用手比比毛毛的高度) ……

唔，一個人，從小就沒有父母，想想倒也怪可憐的！這年頭！真是幾家歡樂幾家愁！(突然轉過身來盯着他) ；怎麼？自然……

秦

……（恨不得吞了他。劍拔弩張，像鬥瘋了的雄鷹）
〔尤菊芬回來了。〕

年

尤

秦
（鬆下對施子久的緊張，緩和地對菊芬）……
其年
（媽說：她下午一定要出院。）

秦
（漫應之）唔。

尤
媽叫你去接她回來。

是。
（這事……）

尤
床，媽回來了還沒有床睡呢。其年，你說今天是星期，要去買的。現在……

秦
（呼……）

尤
怎麼了？你儘唔呀呵的？

冤
（一聲一聲……）

你
你又不舒服了？

秦
（搖搖頭）沒有。

施
那末……（看着施子久）。

尤
（早就想招呼了）這位就是其年嫂吧。我，我是施子久；其年的好朋友。
呵，對不起。施先生，其年怎麼了？

應
處

濟有隻麻姑哈，真有福。小毛癖公受了點刺激。

受了什麼刺激？」這話是基英半說半問的。

「我也不太清楚。不過，我想是……」

怎麼樣？」

施我正在陪着他呢。唔，好，你回來了，正好，我有點事情，要走了。

施請你等一等！

施怎樣了？看畫都輕輕的？

施真年，你怎麼不肯告訴我？

秦沒有什麼事。丁嚴對着施子久哭。其時，天猶今天最黑暗，要去買油。要事……

那末施先生——看着施子久——

沒什麼去處，回家去。

真的，是……

唔，最好讓他睡睡，休息一下，靜一靜。好，再會了！」（走）

對不起，別走！（他還說，意味深長）……

我真有事情去！

其年是怎麼回事？

不是告訴你了？沒有什麼事耶。（對門廳上鋪藤席）

尤光（你們在搞什麼鬼！）

索施（那你就問他吧！（急急遁去））

尤光（他年我必報！）

秦（讓他走！眼睛張開，要他瞧瞧！）

尤光（由注視，觀察，思索了好一會之後）：那末進去睡吧。

秦（不妥。）（秦，好你！）

尤光（索施先生不是說你……）

秦（他胡說！）

尤光（我看你也是的！我）到，第一次見到你，就，就覺得你好像有毛病。

秦（沒有。）

尤光（要不，你有心事？老是沒精神，恍恍惚惚的。）

秦（沒有。）（丁寧……）

尤光（什麼爲難的事情？瞞着不肯讓我知道？）

秦（也沒有。）

尤光（真沒有。）（她那些小孩子氣。她那點美處，我還看見。手拿高興，她那樣！）

秦（唔。）

（她那樣。）

鳥鶯呼聲

案
毛毛呢？

尤在大門外面，跟那些小孩子玩呢。他們都羨慕他這個玩具。毛毛高興得很呢！

尤他母親知道了沒有？

秦家：她，也死了。服了毒！

心一
秦
唔。

尤（長嘆，無言，

「靜。」

秦 不要去。芬，我怕！

尤你怕？秦陪着我！你別走開，別離開我！呵，你是爲了他們，受的刺激？

秦記（長嘆）

尤子（無以爲慰）

秦 菊芬，他們是冤枉，受了別人的累，家破人亡，失婦兩個都死了！

尤 是什麼人害他們的呢？

秦 那個害他們的人，該，該怎麼樣？

尤 該死！

秦 是該死呀！我！

尤 什麼，你！是你？

秦 我害了你了！芬！

尤 啟！你怎麼會……

秦 因為，爲了……

尤 (錢麼？)

秦 (唔，別胡說) 天！(點頭) 你說不是誣我！

尤 多少？(說錯了話，懊惱得臉紅) 十萬！

秦 尤莫爲了我們的旅費！

秦 滯留。

秦 尤 謙你！你就害得人家家破人亡！

秦 天芬！

尤連天哪！

秦太太 菊芬！你算害死人哪！

尤連天 你原來……

秦太太 芬！你算害死人哪！

尤連天 （恨恨地瞪着他）

尤連天 （爆發出眼淚）天！（抽噎得轉不過氣來）

心細 秦太太（木然）：

尤連天 （哭着）這幾年來，我們在淪陷區裏，吃的是什麼苦呀！過的什麼日子？什麼苦我跟媽都受過呀。日日夜夜，一心一意，只指望你，希望你在後方努力上進，做一個好人！可是你……這次，實在，淪陷區里，再也住不下去了，我們才決心到後方來，跟你在一起過活。只指望在一起，再苦上幾年，等抗戰勝利了，好回去，回到本鄉去安居樂業，過半輩子安穩的日子……誰知道你，你竟會做出這樣的事情來

秦太太

尤連天 沒有錢，不能來，就讓我們，我跟媽，苦死餓死在家鄉好了！為什麼？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呢？爲了自己一家人團圓，竟害得人家這樣慘，這樣下場。唉，你還算

是人麼？你，你……呵！

秦：芬，別說了！我知道，我全明白！我懺悔了！

秦 尤

這裏比大後方的日子或者會比家鄉淪陷區好一點。你好好兒過吧，母親，娘，她年老了，快就會死的。你好好兒過活。你還年輕。我自首之後……

你……萬望想

死良辰善慶地話題

我們呢？媽？我……

我不敢想王事此刻……

……這普通來聽哭聲

我決心了封母音報

……木然無歸感

〔靜。……

〔遠遠地又傳來那個女人悲悽蒼涼的歌聲。
那個瘋女人，瘋婆子又在唱了！

秦 尤

她沒在沉思裏發着呆，她對着人，對着她自己，對着一對眼睛，可是，她的眼睛，她那雙眼睛，他們都出來了，陪我，她一個人在深處裏，這瘋女人也正跟着，她得人好難

——獄心——

受呀！那晚上我發了瘋，胡胡塗塗的就做了這件壞事！當時並沒有存心？也沒有想到，這會害老何，害得他一家人這樣的慘！我只想到救急，度過一個難關！可是現在……

〔歌聲由遠而近。〕

「月兒彎彎照楊柳
對楊柳枝枝低着頭
低着頭來想奴奴
奴奴心上恨悠悠」

〔月兒彎彎照高樓
高樓窗外萬里愁
萬里尋夫孟姜女
孟姜女白骨無人收。〕

〔低聲哭泣。〕

一月兒彎彎照九州

于幾家歡樂幾家愁

雙家夫妻閨圓敍

這幾家流落在外頭」

你這一家子

人泣不可仰」

歌聲斷續過去

（無所感地茫然木然）……

光
秦
（突發）不，不能死！你，其年，活，我們要活！

秦
活，活着，一個罪犯，一個良心受着裁判的人，活着跟死了一樣，沒有分別！活
着比死了更受罪，更難受！

尤
不，其年，你不能死，別去自首！你！你想想，你再想想呀！你就不管我，也可
憐可憐媽吧！這麼老了，幾萬里路程，拼老命趕了來，爲了你呀！她說，死也要
跟你死在一塊兒的！現在，你，你，她老人家還在醫院里……叫她怎麼活呵！

秦
她知道我，她的兒子，這樣的兒子……

尤
年，有別的法子麼？想法子救救你自己！

尤
秦

罪，贖不了的！

感若千株，悔君自引！」

一個人，不應該救他自己麼？活，活下去，活着懺悔，贖罪！

尤
不是放下屠刀，可以立地成佛麼？」

那是騙自己，騙別人的話！看，戲法人家數着指頭……他說這話時，

尤
我們可以吃苦，終身吃苦。把錢省下來，積蓄起來，捐給國家，那就等於：那我們做慈善事業，人家說，慈善機關是接收良心的地方！

秦
對於死人呢？對於這個被害了的好人，這個人，這畜生，一

尤
他們已經死了！

秦

死人會原諒，會寬恕麼？」

尤
他會原諒，會寬恕麼？」

秦

死人會原諒，會寬恕麼？」

尤
秦
毛毛！（眼中放出一種希望的光輝）你救了我！

尤
秦
毛毛！（眼中放出一種希望的光輝）你救了我！

尤
秦
我們養他，好好兒撫養他！讓他長大成人！

尤
秦
對，在他身上贖罪！不過，這，這可以麼？芬！

尤
當然可以的！」

尤
秦
毛毛！（眼中放出一種希望的光輝）你救了我！

尤
秦
你明白了？」

心——

秦 嘴裡！（滿口說著鬼話）

尤 想通了？

秦 嘴裏！

尤 別胡塗，別煩惱，也別苦痛了！（壓低頭說著鬼話）你要爸爸！

秦 讓我好好兒，重新做人吧！（壓低頭說著鬼話）請看算！我不殺！

尤 做一個好人！

秦 芬，你救了我！（充滿復活了的安慰）毛毛呢？

尤 他在大門口玩兒呢！

秦 叫他來，去帶他進來！

尤 呀！（走）再說些鬼話！

秦 沒有了父母的小孩！（又說些鬼話）

尤 他以後是我們的孩子，我們自己的小孩了！

秦 他肯麼？他會願意麼？（走）

尤 我先去領他進來。（走）

秦 不，芬！不能，不可能！

尤 將來長大了，他會恨我，會恨死我，會殺了我的！

秦 ——————

尤 爲什麼呢？
秦 報仇呀！替他父母報仇！

尤 不，他不會知道的。

秦 瞎得什麼？這種事情……

尤 我們從小就待他好。他長大了，也會對我們好的。

秦 可是：（長嘆）

尤 其年，你又胡塗了，你又想到那里去了？

秦 慢慢，讓我安靜一下，再想想看，仔細想想！

尤：（担心地看着他）

毛：（許良領着毛毛進來了）

尤 花毛毛！

毛 阿姨！（抱着他那玩具）

尤 來，阿姨疼你，喜歡你，再買很多很好玩的玩具，給你玩！好不好！

毛 不，許叔叔說，帶我去找我爸爸！（親切地貼着許良）我要爸爸！

秦 夫婦二人苦痛地對看。

尤 評其生如受刀刺。

許 毛毛！（說不出的難受地端詳孩子）

——獄 心 ——

〔夫婦二人相互看，再看看毛毛，又看看許良。

秦 許 許
許隊長，毛毛，我想，我想毛毛……（說不下去）

毛毛怎麼樣？

秦 許 呸
呢，這孩子，我想：（又說不下去）

唔？

尤 許 許
許先生，其年，他方才跟我商量過：我想，唔，我們想，把毛毛留下來。

許 留下來，把他交給你們！

尤 對了。

許 不，這是死者的遺囑。他媽臨死之前托給我的。

尤 許先生在政工隊做事不是？

許 說了。

尤 許先生一個男人，帶着這樣的孩子，方便麼？

許 我們隊上有女同志的。

尤 許先生的隊伍，不是常常移動，到東到西做工作麼，那末，毛毛，他，這麼小……

許 我們演劇的時候，也有小孩子小演員的。

尤 許先生，我們真想把他留來下，那是一片好心，養大一點，再過幾年，你要是要領去，也是一樣。我們是爲了孩子，也爲了我們是何先生的同事，隣居，又是好

朋友！這是一封。你問我爲了甚麼。應該是因長老而同事。禪學。又是誰謝謝你。謝謝你們。不過。我是受人之託。忠人之事。所謂爲人謀而忠花。我應該盡我的心力。撫養他的。至于小商貿易。

朋友！這事一早知道，我早就寫了封信，並附上兩張請柬，請坐陪同事，細談，又是喜慶事，應該請客，謝謝你，謝謝你們。不過，我是受人之託，忠人之事。所謂為人謀而忠在，我應該盡我的心力，撫養他的。這才小節見出。

光 許先生要是不放心，可以常常來看看她。她就着時招顧客，手忙腳亂，真難看……
薛 看，大家有工作，有職務在身上。這年頭，交通這樣困難，彼此也有很多不便。

再說，他們兩位，就留下這樣一根，祇有這一個遺孤了。在我的責任上，我應該自責，這五月，真是一百十天，那樣一那樣，誰說了！我可以對死者呢？

已盡到心。要是萬一有什麼意外，那怎麼辦？我何以對不起老兄呢？

秦不失望之極。唉！完了！

這裏面的事情，我方才來的時候，順便已經報告保甲長了。保長說：要等警察來審問保甲長，驗一下，看是不是自殺？報上去，登記過了，才能動，才可以辦理後事。棺木逼裝，我已經替保甲長辦妥了。太陰呢，還得請秦太太幫忙。

秦
國（許國入內去愁）（又猶不_レ去）
手（毛毛_レ跟入）

宋尤指追着呼子毛毛患（毛毛已經進去還不回去）
秦「完了」沒有希望了耶（又入於變態狀態可見）。

尤 奏 年：

贖罪！連贖罪的機會，最後的一個希望也得不到了！

尤 （着急，止之）其年！噓！

秦 奏 許：（自言自語，低沉地）天，饒了我！給我贖贖罪吧！

秦 奏 許 （剛剛出來到門口）怎麼了，秦先生？

尤 許 他，他胡說，他有毛病！

許 象謙 什麼病？（大步走出，到他面前）秦先生！舉手想去摸他）發燒了！

秦 奏 許 （駭極神經又錯亂）象謙，呵，何祕書，饒了我，我懺悔了！

尤 計 其年！

唔！

象謙，我不是存心害你呀！我當時急了，一時胡塗！

許 象謙 呵，真是你幹的，你良心發現，懺悔了！（緊張，遞出手槍）請你別動！

許 象謙 許先生，他是病，神經病！（哭）其年！

許 象謙 怎麼回事？說！（用槍對着他的鼻子！）

許 象謙 呀！警察！好，你開槍，打死我吧！免得痛苦，受罪！

尤 計 其年！（昏倒）

補 門外脚步聲。（敲門）誰？

許 正好，保甲長同警察來了！
「警察等出現。」

尤

：（哭聲）

——幕——

一九四四年五月